



# 汎美和平會議與美國遠東政策的動向

儲玉坤

## 一 汎美和平會議的召集

戰神在瘋狂了的世界邁步，一九三六年的危機，益臻於極度的深化。在歐洲，自意阿戰爭爆發後，幾將演化爲英意在地中海的爭霸戰，希特勒又趁火打劫，撕碎了羅迦諾條約，揭起了國社黨的旗幟，進軍萊茵河非武裝區域，急得法比坐立不安；同時在遠東，日本欲實現其東亞門羅主義的迷夢，厲行其大陸政策。也使遠東迷漫着半天的烽火，這是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世界形勢的速寫。無疑的，在這幾句簡短的文字中，躲藏着無限的危機，於世界的任何一角，都有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因此世界各國爲了要適應現實的環境起見，對於她們的內政外交，不得不有所變動。尤其是在新大陸的美國，她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但是她唯一的營養品是海外貿易，如果世界大戰一旦爆發，無疑的要影響到她的海外貿易，軍伙商固然是認爲千載一時的機會來了，但是常因爲

貿易的關係，而被牽入戰爭的漩渦，美國前次的參加歐戰，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所以在意阿戰爭發生後，美國深怕因此而引起歐洲的戰爭，爲避免牽入將來戰爭的漩渦起見，曾前後通過兩次中立法案（Neutrality Legislation）並欲運用外交策略，擬及早召集汎美和平會議，要把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的共和國都拉入美國中立政策的串套裏去，而使南北美洲成爲世外的桃源。羅斯福總統於今年一月間美國國會開幕的時候，在他致國會的咨文中，曾提出修正美國的外交政策，主張擴大中立法的範圍，如果戰爭真的不能避免，則南美與北美各國應維持良好的中立，而且各國更應充實國防的力量，斡旋於交戰國之間，以求世界和平的早日恢復。至一月三十日，羅斯福乃以私人名義，函致拉丁美洲二十國的總統，發起召開汎美和平會議，不久各國紛紛表示贊同，並一致主張設立汎美國聯會，四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Mr. Hull）對美國各報記者發表談話，謂將於七八月間召開汎

108221

美和平會議於阿京布韋諾斯·愛累斯 (Buenos Aires) 但七八月間正值美國總統競選的前夜，美國當局忙於總統競選，尙無暇顧及，汎美和平會議必然的只得展期舉行了，不過經過這幾個月來國際情勢的變動，使汎美和平會議的召開更有一層深刻的意義。在歐洲，自德奧協定於七月十日簽訂，德意奧已成一集團，又因西班牙內戰在國際上引起的反應，使法西斯蒂集團與反法西斯蒂集團的壘壁更爲顯明，稍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今日的歐局已回復到一九一四年歐戰前的混亂狀態，各方面都杞憂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恐將以西班牙內亂爲導火線。同時在遠東中日間的事件層出不窮，南京談判仍難有調整中日關係之望，綏遠戰事又爆發，遠東的戰雲迷漫，更不容英美的政治家抱樂觀的態度。而且日本鼓吹中日經濟合作，究其用意，欲一手造成中日「滿」的經濟集團，企圖與英美相抗爭。關於這一點，華盛頓的評論家 T. R. B. 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新共和國 (The New Republic) 週刊上分析布韋諾斯·愛累斯和平會議，他的觀察非常精確，且有先見之明，頗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布韋諾斯·愛累斯和平會議的召集，可視爲美國外交政策轉變的基點，這完全是由於歐亞戰爭危機日深所促成，或許政府當局特別注重歐洲的政局，羅斯福也認爲歐洲大戰的先行爆發，最爲可能；如果世界一旦發生戰爭，外交上的問題便重過於國內問題了。他一定要放棄威爾遜驕驕的態度，而嚴守中立，限制人民與交戰國家的貿易，一如赫爾在意阿戰爭發生後所行的辦法。美國當局顯

然很急切地盼望拉丁美洲共和國採取與美國同一的立場……我們更感覺到南北美洲的協調一致，斡旋於歐洲交戰國之間，其力量更爲偉大，和平也易於恢復。美國行政當局，大半都作如是觀，僅有少數人不留心歐洲而關心遠東，他們的目的雖然是各不相同，去年十月國聯對意施行經濟制裁，結果完全失效，影響所及，也使他們懷疑抵制日貨是否有效。不過大家都知道各國在阿比西尼亞並無重大的經濟利益，一般實業界的人士，都表示反對制裁意大利；但是如果日本要侵略中國，則英、美、法在華的經濟利益，顯然要受到極大的打擊，一般商人便不得不擁護對日施行制裁。美國、英帝國（包括印度）、荷蘭以及拉丁美洲等處，都是日本的海外市場，如英國控制住荷蘭的遠東政策，美國控制了拉丁美洲的遠東政策，英美再取同一步調，便可以摧毀了日本的對外貿易，這種有利的武器則勝過英美的聯合艦隊。國務部曾考慮及對日制裁問題，最終是否需要武力？他們也承認對日制裁，或會引起日本的進佔菲列賓與英國的香港，不過當日本將中國淪爲滿洲第二之後，日本自會進佔菲列賓、香港，甚至荷屬東印度、暹羅、及印度。日本既感到有畏懼制裁的弱點，是故抵制日貨祇少可以給日本商人一嚴重的警告。現在論及全世界抵制日貨，尙未到嚴重的階段，不過在一二年之內，必將實現。所以布韋諾斯·愛累斯和平會議，顯有兩大目的，一在使南北美洲不捲入歐洲戰爭的漩渦；另在使南北美洲動員反對日本，是故美國當局力求拉丁美洲諒解的計劃，非常類似締結同盟的辦法，其實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爲了自衛，爲了和平，同樣也是爲了戰爭。」

所以汎美和平會議的召開，關於美國遠東政策的轉變，將有極大的影響。而中國是遠東危機的焦點，美國遠東政策的轉變，是不容我們忽視的。現在美國總統選舉業已揭曉，羅斯福總統既獲得空前的勝利，無疑的仍將繼續其外交政策前進，誠如赫爾所謂：這次選舉的結果，可視爲美國和平主義與中立政策的勝利。華盛頓官場也預料羅總統於內政修明之後，必將運用其權力與威望，進而維持世界的和平，對於歐洲將繼續其中立政策，對於拉丁美洲各國，則將積極發揮其睦鄰政策與不干涉主義，以政治上的平等，取得經濟上的合作。旋即漏出羅總統親自前往阿京出席汎美和平會議的消息，各國外交家聞訊都表示歡欣，以爲新大陸的政治家將爲人所不敢爲，而締結區域安全公約，做世界的表率，不僅影響及歐陸的政局，對於遠東時局的安寧，更有莫大的補益。現屆汎美和平會開幕的前夜，美洲各國元首紛紛廣播演說，宣傳和平主義，樹立國際互助的模楷。美國代表團也將出發到阿京去。我們在這裏祈禱着這個喜訊不致再給我們以幻滅的悲哀。茲將汎美和平會議過去及將來，以及美國遠東政策的轉變，分述如下，以供國人的參考。

## 二 戰後的兩次汎美和平會議

在美國主持下所召開的汎美和平會議，先後共有一百七十次之

多，雖然大半是屬於特殊性質如關於公共衛生、科學、兒童幸福、國際公法編纂、商業、財政、公路、度量衡制度、紅十字會、郵政、教育、新聞事業、商標、優生教育、航空、電信等等問題，但是每次召開汎美和平會議，美國總是另具用心，企圖加強南北美洲的聯繫性，促進汎美集團經濟的發展，而維持門羅主義於不墜。祇是限於篇幅，僅能將戰後兩次和平會議，作一簡略的敘述，以便讀者對於汎美和平會議得到相當的歷史的認識。

一九二八年春天的汎美和平會議，是在萬分艱難困苦中召開的。那時美國正干涉着海地 (Haiti)、奧尼加拉瓜 (Nicaragua) 的內政，而美國與墨西哥的懸案尙爭執不決，後來改變了方針，凡是純屬政治問題而足以引起各國爭論的事項，一律不許列入汎美和平會議的議事日程，因此汎美和平會議乃得於在古巴的京城哈瓦那 (Havana) 開幕了，到會的有南北美洲二十一共和國的代表。當時討論的問題，除了交通、文化、經濟、社會諸問題外，涉及政治性質的南北美洲同盟會問題，也會提出會議經代表熱烈討論的。就當時會議的情形而論，拉丁美洲共和國的代表所着重的，仍是在政治平等的要求，因爲他們看到戰後的那些帝國主義的國家，都已精疲力盡，決無能力西進侵略中南美洲了，他們對於歐洲列強的恐懼，已消滅於無形，只是使他們惴惴不安的，惟有他們的強鄰美國。他們本想要大會通過一種反對美國在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 沿岸各國的侵略政策的議決，但是海地、古巴、聖多明谷 (St. Domingo)、尼加拉瓜都是靠着美國的力量來維

持現狀的；哥倫比亞與墨西哥的財政完全仰給於美國的；比魯、智利與玻利維亞當時與美國已發生了疆界的紛爭，更不敢得罪了美國；因此各國的代表大多數都只能忍氣吞聲，不敢公然出來提出反對美國侵略政策的議案，不過改組汎美同盟會的決議案，終於通過汎美和平會議，該案要點有二：一是拉丁美洲各共和國得指派非駐在華盛頓的外交人員充當汎美同盟會的理事；二是同盟會理事長應平均聘用各關係國的人民在會裏辦事。不能不說是拉丁美洲共和國在大會中所獲得惟一的勝利。此外在六十件決議案中，有一件涉及侵略的界說，該案宣稱：『侵略的戰爭，構成侵犯人類的國際罪犯。』並決議兩點：一是任何侵略都應視為違法，而且應加禁止；二是美洲各國將來應援用和平的方法，以解決一切在她們之間所發生的紛爭。這個議案，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對美國所加的一種限制，美國將來在中南美洲的自由行動，不得不有所顧忌了，但是仍要看美國對侵略一詞的界說。我們想起一九一四年的汎美和平會議中，烏拉圭代表提議設立美洲國聯，以保障美洲各國的法律平等、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竟為美國代表置之不理而遭埋沒的情形，可知美國這次允許通過關於侵略界說的議案，限制今後美國在中南美洲的自由行動，不得不說是一大讓步。但是美國爲了緩和中南美洲各國反美情緒而加強南北美洲的聯繫，也不得不作如此的讓步，好在侵略的界說，仍要美國作如何解釋。和會閉幕後，南北美洲各國又在美國領導之下，在華盛頓開特別會議，商訂關於仲

裁與和解的公約，結果經與會各國的代表簽字。和解公約的內容：（一）締約國間發生爭執，若不能於相當時期之內，以外交方法解決者，概須適用和解手續（和解公約第一條）。（二）和解委員會調解時間最多六個月；如紛爭當事國雙方要求，亦得將調解時間延長（同上第四條）。（三）和解委員會的報告及建議，不能視作仲裁或司法的判決；委員會的報告書和建議案所陳述的事實及法律的問題，並不拘束當事兩造將來的行動（同上第九條）。至於仲裁公約，美國首席代表許士（Charles E. Hughes）竟宣佈仲裁公約不能限制美國實行門羅主義的行爲，所以拉丁美洲各國從仲裁公約所能取得的保障，實在是徒託空言，美國也不過玩一套把戲，以博得拉丁美洲各國的歡心，而企圖增進南北美洲的合作而已。

前一次汎美和平會議係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在烏拉圭的京城蒙得維陀（Montevideo）舉行。這次汎美和平會議的召集，是由於總統羅斯福登臺後外交政策的變更。他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上臺的，上臺後便積極提倡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他在就大總統職的宣言裏，及在汎美洲紀念日的演講裏，都很具體的表示，他已放棄了傳統的侵略主義，而改採新的睦鄰政策。至十二月羅總統又發表了一篇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宣言。那時汎美和平會議正在烏拉圭的京城蒙得維陀開會，美國代表國務卿赫爾，也表示美國現政府關於干涉他國內政的態度。他說：『美國現政府反對任何干涉他國之自

由主權及其他之事的程度，並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國家。『不過這一次汎美和平會議通過不干涉公約，雖爲羅斯福睦鄰政策的具體結晶，但由其保留案：『公約中所有一切的含義，不能解作美國已經放棄對美洲問題的傳統政策。』所謂傳統政策，當爲美國遵行不背的門羅主義。所以這一次簽訂政治性質的公約，雖不像從前幾次明白地保留美國的門羅主義，但其不願放棄其傳統政策的用心則一。和會閉幕後的第二天，華盛頓舉行紀念威爾遜總統的盛典，羅斯福前往演說，他說：『美國政府今後所取的具體政策，乃是反對武力干涉。他國的是否能維持其憲法上的政府，不是美國一個國家所應過問的事，也不是美國一個國家去干涉的義務。在西半球各國對於政府的秩序及和平的維持，乃爲該國國內人民的義務，只有等到該國因實施憲法上的步驟，不能維持其秩序，而妨害到其他國家的時候，其他國家才感到有過問的需要。而我所要割切聲明的，是這種過問之權，應屬於全美洲各國，而美國不過是許多鄰邦之一分子吧了。』於此可見羅斯福由睦鄰政策而誕生的不干涉內政的真義了。

總而言之，由上述兩次汎美和平會議的經過看來，美國所希冀的是經濟利益，而拉丁美洲赴會的目的，則在求得政治上的平等與主權領土的完整。是故每次因美國申明要保留門羅主義，而獲不到圓滿的結果。自羅斯福上臺後，以睦鄰政策爲幌子，企圖拉丁美洲各共和國都上了他的圈套，促進南北美洲的合作，而鞏固美國在美洲優越的地位，

進一步向世界作有力的表示，爭取世界政治的領導權。這次羅總統的召開汎美和平會議，一面使拉丁美洲各國一致站在美國中立法之下，企圖逃避被捲入歐洲大戰的漩渦；另一面調整美洲各國的關係，鞏固美國在美洲的優勢，藉此進一步向日本作有力的示威，而欲保全其在遠東日趨式微的經濟利益。也就是保全其在遠東所採取的門戶開放政策，不爲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所摧毀。

### 三 汎美和平會議的議題

美國這次召開汎美和平會議，當不外乎欲以門羅主義相號召，壟斷中南美洲的經濟利益，因爲日本對南美貿易的突飛猛進，幾將有喧賓奪主的姿態，同時英國也企圖奪取南美的經濟利益，也是世界所週知的事實。美國爲保全其在美洲獨佔的優勢起見，不得不積極高唱睦鄰政策，以緩和拉丁美洲諸國反美帝國主義的惡感。是故羅斯福自一九三三年三月上臺後，就提倡睦鄰政策，對於中南美洲各國的邦交力謀改善。例如廢除束縛古巴的柏萊脫條案 (Platt Amendment 19th of June 1901)，撤回美國在尼加拉瓜的駐軍，與哥倫比亞訂立互惠關稅條約，諸如此類，無一不在求得拉丁美洲各國的歡心，而要達到經濟上政治上的攜手合作，藉以鞏固美國在美洲所行的門羅主義。據法國哈瓦斯電傳，謂美國政府曾提出計劃一件，要點有四：(一)美洲各國實行關稅休戰；(二)美洲任何國家，凡有侵略行爲者，其他各國即

108226

以經濟制裁手段對付之；(三)樹立常設的安全的制度，用以保障美洲和平；(四)各關係國一致行動，對於歐洲戰事保守中立（The Shanghai Times 14th of April 1936）。顯然這次汎美和平會議

討論的事項，並不以政治性質的問題為禁嚮了。不過阿根廷與哥倫比亞所提出的建議，恐怕不是美國所能接受的，據四月十八日哈瓦斯的電訊，謂阿根廷已向汎美籌備委員會建議，主張美洲各國，宣佈其每年

所可容納外國移民的數目，以備參考而與歐洲各國訂立雙方條約，以解決最困難的世界移民問題。並提出一草案用以鞏固和平：(一)鞏固並擴大仲裁制度；(二)反對武裝和平；(三)廢止暴力；(四)對於侵略國實施仲裁手段，但不得危及締約國主權；(五)凱洛格非戰公約（Kellogg Pact）國聯盟約與本約草案，應互相聯絡；(六)廢止關稅戰爭；(七)各國對於航海業所訂的限制辦法，當加以減輕，俾貨物得以暢流。關於第一點，阿根廷外交部長賴瑪斯主張不論法理問題與非法理問題，一概適用。哥倫比亞也於五月十九日向汎美籌備委員會提出一建議，主張組織「美洲國聯會」，要點有十：(一)美洲各國所處地位，一律平等；(二)廢止戰爭；(三)侵略國的定義及制裁辦法；(四)凡用武力略取的土地，不承認其為侵略國所有；(五)美洲國聯會每年舉行大會一次；(六)美洲國聯會應與日內瓦國聯互相合作；(七)美洲各國間一切糾紛應由美洲國聯會予以解決；(八)廢止現行國聯盟約第二十一條關於承認門羅主義的條款；(九)日

內瓦國聯行政院中南美洲各國所佔理事席數，應予以增加；(十)代表美洲各國出席日內瓦國聯行政院的理事國，應由美洲國聯會推選（The Shanghai Times 20th of May 1936）。

阿哥兩國的建議顯然為美國所不能同意，汎美和平會議的前途，似乎黯淡無色，但是美國一想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在南美一日千里的挺進，為了經濟上的利益打算，在政治上作相當的讓步，也未始不可。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英美在拉丁美洲的商務日趨衰落，而給日本經濟勢力伸入的機會，因為日本價廉物美的商品，在拉丁美洲的市場上傾銷，當非英美所能與之相競爭，日本貨充斥市場，一九三四年美國對南美洲輸出，雖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而日本竟增加了百分之三百。近年來日本更向阿根廷、巴西、比魯、墨西哥等國積極推進貿易及移民，更給美國以絕大的威脅。所以日美在南美鬭爭的日益尖銳化，足以促成美國對拉丁美洲各國在政治上作相當的讓步，以求得南北美洲的團結一致，一方面避免被捲入歐戰的漩渦，另一方面調整各國關係，下一致對日的動員令。

#### 四 美國遠東政策的動向

首先來回溯一下自「一九一八」以來五年的歷史，在「一九一八」事變的初期，美國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比較是積極些，總統胡佛與國務卿史汀生，遵奉美國的傳統政策，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發出「不承

認宣言，不承認違反了白里安凱洛格公約而造成的任何局面，或訂立的任何條約，廣續布賴安 (William Tennings Bryan) 的不承認主義，以保證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及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同時鼓勵國聯對日採取強硬政策，國聯大會始於是年三月十一日作一決議，不承認違反了國聯盟約與非戰公約所造成的任何局面與所訂成的任何條約。不過那時的英國，在目光如豆的西門 (Sir John Simon) 主持外交之下，態度過於消極，甚至在日內瓦也常到英國偏袒日本侵略中國的言論，因此英美步調異趨，只好瞧着日本橫行遠東了。關於英美不能合作共同對付日本一層，在前國務卿史汀生近著「遠東的危機」(Far Eastern Crisis) 一書，說得最為詳盡。並將英美合力對日失敗的責任，完全歸罪於英國態度的消極。英國雖存僥倖之心，期望日協調，以維持其在遠東的經濟利益，但日本是一心一意要完成其東亞門羅主義的，她要摒斥英美的勢力於遠東的門外，接着便進一步要求軍備平等，反對國際協助中國經濟建設，一九三四年竟發一個四一七的天羽聲明，無異把中國置於日本保護國的地位，並向世界宣告：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利益均霑，都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並不久在滿洲宣布煤油專賣，英國看到遠東的利益日就式微，一改消極的態度變爲積極起來，一九三五年的春，英國駐美大使林特賽 (Ronald Lindsay) 和美國國務副卿費立普斯 (Philips) 談到英美在遠東的合作問題，主張由國際貸款給中國，以發展中國的經濟，而鞏固政府的地位，增強

中國的抵抗力量。李頓爵士也特別從英國到美國去鼓吹英美合力對日，同時南非老將斯末資 (General Smuts) 也極力宣傳英美合作，以維持遠東均勢的主張。但英國竟料不到美國會反唇相譏，結果英美合作依舊徒託空言，喜得日本在中國加緊蠻幹起來。在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日本在華北導演出自治運動的把戲，繼則武裝走私，以冀破壞中國的財政，使中國陷於無力抵抗的境地，到了一九三六年，不客氣地增兵華北。現又以各地事件爲藉口，要求中日關係作根本的調整，而華北特殊化又爲南京談判中的主要難題之一。美國雖然明知日本對華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只有得步進步，得寸進寸，美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也勢必隨着日趨式微；但是美國的態度只是消極下去。自日本增兵華北後，華盛頓竟傳出將撤去美國的駐華軍隊的消息，雖然至今美兵尙未完全撤去，也可見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消極了。自從意阿戰爭爆發後，美國當局看到歐洲的危機日深，爲避免捲入戰爭漩渦起見，曾通過兩次中立法案，在中立法嚴格的意義之下，無疑的誠如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休孟氏 (Dr. Frederick I. Schuman) 所說，中立法將予中國極大的不利，無異於把中國放棄給日本。奎格萊 (Harold S. Quigley) 在太平洋月刊 (Pacific Affairs Sep. 1936) 發表門戶開放政策與美國對遠東的中立政策 (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American Neutrality in the Far East) 一文，也說門戶開放與中立政策是衝突的。

108228 至於在言論界，中日問題會引起一番熱烈的爭辯，蓋自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專家別遜氏 (T. A. Bisson) 先於一九三四年一月發表「太平洋的新局勢」(The New Status in the Pacific) 一篇外交報告，謂美國的遠東政策有三個可能的動向，第二個便是美國帝國主義勢力在遠東總退卻。自此美國輿論界的權威，相繼發表意見，如紐約論壇報 (The New York Tribune) 名記者李蒲曼 (Walther Lippmann) 在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發表一篇英國與美國 (Britain and America) 說明英美為什麼不能合作的原因，並說：「美國新的立場，必須從下列事實來考慮：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僅及英國的六分之一。美國在列強對華投資總額中，只占十六分之一。……美國在華北的利益是很少的。在上海英國的利益大於美國七倍；華南連香港在內，美國的利益只及英國的四分之一。」結論是美國不值得使勁對日本。與李氏辯論的有紐約泰晤士報 (The New York Times) 主筆詹姆斯 (Edwin L. James) 倫敦泰晤士報 (The London Times) 駐美記者李威滋 (Mr. Lewis) 遠東問題專家斐非 (Nathaniel Puffer) 國際關係史名教授布拉克斯利 (George H. Blakeslee) 紛紛撰文討論今後的美國遠東政策。而最惹人注意的，是去年的現代史料 (Current History) 相繼刊載猶太籍的美國人沙卡爾斯基 (George E. Sokolsky) 的為什麼要與日本人開仗 (Why Fight Japan) 和鵠脫威爾 (James T. Shotwell) 的海權與遠東 (Sea

Power and Far East) 都主張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十分渺小，不值得與日本開戰，還不如允許日本廢棄華府海約，及修改移民律，以滿足日本人平等的要求，而與日本妥協之下，維持門戶開放與美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

除了參議院外交政策協會主席畢德門 (Pittman) 在一九三五年的冬及今年的春，作幾次對日咆哮，指日本為國際盜賊，竭力主張英美合作共同對付日本，說只有英美的聯合艦隊對日本說話方才發生效力。其餘的都是對日主張妥協的。以美國最有名的政論家西蒙茲 (Frank H. Simonds) 而論，在其名著和平的代價 (The Price of Peace) 一書中說，日本的侵略中國，完全由於日本受了人口過剩的壓迫，而資源又極缺乏，因此不得不向中國發展。結論說：「和平是需要代價的，但我是願意支付這個和平的代價的。」他的本意，即使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受到日本的打擊，但為了和平不得不忍受，以此損失作為和平的代價。及到今年美國輿論界討論遠東問題，態度更加消極了。美國全國弭戰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Prevention of War) 的秘書李倍氏 (Frederick Libby) 竟於四月八日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美國為保全在華投資一萬三千萬美金，而要化費四百萬萬美金，這不是最無利可圖的生意經嗎？美國遠東記者摩爾 (Frederick Moore) 也說美國對華輸出年有四千萬美金，如以二分利潤計算，可獲得利潤八百萬美金，而美國化費在駐華軍隊上的款項，更不祇此數。





他更率直地說：「依余所知，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實在無利可圖，這些鐵一般的事實，美國政府當局也深知中美貿易的無利性。」(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ugust 15, 1936) 但是我們知道，美國對華輸出僅值四千萬美金，而中國原料供給美國工業，卻有六千萬美金之鉅。中國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資源豐富的地方，如果中國不受外力的壓迫而完成其復興運動，則中美貿易更有無限量的前途，不僅是美國絕好的商品市場，而且是美國僅有的原料供給地。誠如美國紐約世界電訊報 (The New York World-Telegram) 主筆何華德 (Roy Howard) 所謂：「中國一鳴驚人已完成其復興與統一，歐美人士對於過去對於中國的判斷與估價，必須重加調整了。」所以美國退出遠東將受的損失，決不如一般淺見者之流所說的那末輕微；而且日美衝突的尖銳化，已不限於遠東一地，所以汎美和平會議之後，美國如能鞏固了她在美洲的地位，無疑的美國的遠東政策將有所變動，由消極的

態度漸漸積極起來。

遠東問題是中國的生死問題，英美的遠東政策，無論直接或間接都足以影響到中國的前途。蘇聯政論家康透羅維區 (A. Kantoro-vich) 研究英美的遠東政策，在其美國爲中國而鬪爭 (America in the Struggle for China, March 1936) 與英國在遠東 (England in the Far East, 1936) 二書中說：「日本的侵略中國野心是無止境的，不過其採取的步驟及策略的緩急，卻因英美的遠東政策而異。」但我們相信中國本身的努力，也是改變英美遠東政策的因素。換言之，中國在遠東政局的舞臺上，決不可消極的居於被動的地位，將運命之線淪於他人之手，任他們去捉弄牽線，而須積極的站在主動的地位，從厄運中奮闢出一條生路來。

一九三六年七月草於金大十一月重改。